



安
凉
著

看不见

自己影子的人



「明人」的世界——

中国社会集体人格的文学想象

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高度概括

一本深烙了时代印记之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看不见

自己影子的人



安
凉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不见自己影子的人 / 安谅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1.4
ISBN 978-7-5500-4205-6

I. ①看… II. ①安…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46609号

看不见自己影子的人

KAN BU JIAN ZIJI YINGZI DE REN

安谅 著

| | |
|------|------------------------------|
| 出版人 | 章华荣 |
| 责任编辑 | 蔡央扬 郝玮刚 |
| 装帧设计 | 彭 威 |
| 制 作 | 何 丹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
| 邮 编 | 33003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苏州彩易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75 |
| 版 次 | 202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字 数 | 20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500-4205-6 |
| 定 价 | 52.00元 |

赣版权登字：05-2021-174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一辑 ■

- 002 你要有情怀
006 清早的问候
009 感恩的心
012 早春历“险”记
015 罅隙
018 “疑似”期间
021 你一点没变
024 小小鸟
027 你走得太快了
030 抱歉，我挂了
033 微光
037 清晨一阵风
042 院落里的违建
045 手机之过
049 刘老伯上任记
052 领导有约

第二辑 ■

- 056 风吹草动的夜晚
059 烟雾飘绕
062 至爱
065 炒螺蛳
068 走在前头的人
071 一品食享
074 饭局有惊
078 特殊的红包
081 彬彬抓“特务”
085 狗刨式
088 一团和气
091 早到者
094 秋夜
097 午夜时分
100 托狗

第三辑 ■

- 104 看不见自己影子的人
108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块钱

- 111 小饭馆里的饕餮者
114 炆虾迷
117 公司有个抖音迷
120 无名作者
123 孔兄买单记
126 阿刘的2020年春节
129 盲盒
133 交谊舞
136 真能想的人
139 都市“体检病”
144 杰出校友
147 与领导一同如厕

第四辑 ■

- 152 有声男
155 “木”老头和“灵”小伙
158 大罗之虑
161 倒走先生
164 贤者老杜
167 尤教授家的大猫二猫
170 缺了门牙的打工男

- 173 北京有位老同学
176 高董和他的“矮老总”
179 直言男
181 茶坊女
184 程政辞官
187 请牵好您的狗
190 悦悦的两次哭泣
193 阿培的生日

第五辑 ■

- 198 蛋格路上的父子俩
201 我是您学生
204 生日礼物
207 严老师的生日宴
210 宝贝
213 月光下的婆媳俩
216 机关里的兄弟俩
219 刘二和他的兄弟
222 两位表弟
225 老师的风骨

第六辑 ■

- 230 明星班趣闻
- 233 思念的味道
- 235 红娘
- 238 锅碗瓢盆和谐曲
- 241 演员老婆
- 244 多喝点温开水
- 247 谐女蓓蓓
- 250 夏天占领了你封面
- 254 托付
- 258 门岗刘二

第

一

辑

你要有情怀

干蒸房的木门“咔嚓”响了一下，光线亮闪，随即一个男人的裸体侧身进入。明人抹了几下脸上的汗水，眼睛也半开半闭，就听这人轻声嘀咕：“这……不是明兄吗？”明人抬头定睛，这长得肥不瘦，肚腹都凸出，而且略显下垂的老头（活脱脱一个袋鼠的模样），竟是刘处长。他应该前几年刚退休的吧，怎么再无当年果敢自信，纵横捭阖的英武之气呢？

“明兄呀，我正要找您呢？”寒暄几句后，刘处长就带点羞赧之色开口道。“有什么事，尽管说呀！”明人和刘处长共过事，刘处长职务比他低，但年纪比他长，当年可是管着一个事业单位，三千多号人呢，挺威武的。

“就是，那个晓杜，您和他还有联系的吧？我想找他帮个小忙。”刘处长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有联系呀，什么忙？他是你老部下，你不能直接找他吗？”明人有点疑惑。晓杜曾是刘处长手下的副科长，摄影技术是没话说的，好多

年前就调地区文化宫工作了。

“您知道……我和他……有点，疙瘩。当年他没能提任科长，一气之下就提出调离了，这个结，恐怕至今还没解开吧。”刘处长的额上、鼻尖上都开始冒汗了，说话的声音也有点瓮声瓮气的，仿佛嗓子也在冒汗。

刘处长和晓杜之间的矛盾，明人也是早有耳闻。都说刘大处长打压晓杜，晓杜偶尔参加市里的摄影家活动，他也不准假，还老是居高临下地教训晓杜：“你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反复说：“你要有情怀！”这是这位老兄的口头禅，一说，就滔滔不绝，说得眉飞色舞、郑重其事，不是什么人都受得了的。

对晓杜，明人还是了解甚多的，他不是个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人，只是爱摄影，且并未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反而还为单位添彩不少。他拍的有关本单位的建设掠影、人物风貌，还频频上报。可刘处长就是容忍不了他。在晓杜调离后，把另一位科员，直接提拔为科长了。那科长对他从来唯唯诺诺的，没啥能力，干活也是拨一拨、动一动的，工作毫无起色，和谁相处也都令人索然无味的。偏偏刘处长喜欢起用这样的人。听说退休后，那科长就改旗易帜，唯新任处长马首是瞻。刘处长找他办过几次小事，他也竟然都没给圆满办成。只是不知道，刘处长这会怎么想起被他排挤过的晓杜来了呢？是他良心有所发现吗？

“不瞒老兄，我退的这几年，人真疼得慌，头一年老生病，感冒咳嗽不断，好多人劝我找点乐事做做。您知道，我这辈子都一心扑在工作上了，哪还有什么爱好的事呀！看人家画画、搞文学创作，有滋有味的，想步人后尘，可这得有点功夫，而且也累人，就作罢了。所以想练练书法，写字总会吧。可一个人在家写，也枯燥乏味，又听说这玩书



法的虚头多，也没坚持下来。倒是摄影，自己年轻时也买过海鸥牌照相机，痴迷过一阵。这拿起来方便，又可以到处走走，立竿见影，就逐渐上瘾了。拍了半年，有了几位同伴，都是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他们也一再撺掇我入会。可又说，必须先参加地区的摄影家活动。偏巧管这事的是晓杜，我想他一定还记恨着我，寻思也只有您能够说服他。我犹豫几天了。今天凑巧就撞见您了，这也算是天助我也吧。”

“是呀，这也是太巧了，我每月也就一两次，先游个泳，再干蒸一会的。”明人答应替刘处长去说说情，他相信晓杜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不久，明人就找了晓杜，说了刘处长的想法，晓杜立马就允诺了。

“你不记他的仇吧？”明人开玩笑地问道。

“记什么仇呀，都是过去的事了。何况，他歪打正着，也等于帮我下了决心专职搞摄影。”晓杜爽朗地说道。

明人立马接口道：“造就了一个摄影大师呀！”

“这个不敢，您过誉了。不过，这几年长进不小。”晓杜捋了捋也有些花白的头发，笑着说道。

“你是市里知名的摄影家，这一点不可否认呀！”明人拍了拍他的肩，比自己年轻几岁的晓杜，摄影前程确实不可限量。他前年拍摄的《南极北极》一组摄影作品，获得了国际摄影大赛优秀奖，颇受赞誉。

晓杜谦虚地笑了笑：“不值一提、不值一提，还得努力再努力。”

明人把与晓杜的交谈结果，转告刘处长时，刘处长在电话那头竟“山呼海叫”起来：“太好了，太好了！这晓杜真不错呀，他其实是救了我的命呀，真的，不夸张地说，我都在家憋闷好久了，要是他断了我这个机会，我什么都干不了，就等于在家等死了！”

话说到此，可见刘处长的兴奋之至了。

事情很妥当。半年以后，刘处长的摄影作品也见报并参展了。明人仔细品评，他的水平真的是突飞猛进，而且与晓杜的摄影风格十分相近。

又过了小半年，刘处长兴冲冲地打了明人电话：“给明兄报告好消息，我加入市摄影家协会了，我要请您和晓杜吃饭。晓杜这人够仗义，不计前嫌，耐心指导我。要不然，我哪来这么快的进步呀！”

“人家不只是仗义，人家是有情怀。”明人插言道。

“是呀，晓杜真是有大情怀的人，就像您晚报上的那篇文章写的，没有大情怀的人生是局促的，晓杜是大格局的人！”刘处长说得愈发兴奋，明人可以想见他神动色飞、喜气洋洋的神情。

“您不是也老教育人家，要有点情怀吗？”明人故意激他。

他急了：“您老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我现在要学晓杜的大情怀啦！”

（原载于《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



清早的问候

坐在快速驶向单位的车上，明人查看着手机，思考着今天的公务，屏显闪闪红点，提示今晨发来的、尚未点击的各类信息。明人拉屏飞快地扫视了一眼。没有发现有急待回复的内容，皆是清早常态式的问候，他把手机搁下了，微微阖目，又沉浸在对公务的忖度中了。

司机回头对他说了说一句。他陡地睁大眼，心里一惊：“你……你说什么？尤局长怎么了？”司机又提高声调说道：“说是尤局长前两天过世了。”“啊，不可能呀，他天天向我发送早安的图片的。”说着，明人就展屏搜索，迅速查到了“犹有花枝俏”的呢称，每天清晨7点，几乎丝毫无差的时间，每天一张精美的图，加上元气满满的文字，在屏幕上有顺序排列。其中缀有明人偶尔的回复“也祝尤兄早安！”仔细察看最后一张的日期，蝇头小字，却分分明明，像针刺一般，让明人心脏剧痛。这已是三天前尤局发出的，也就是说，他这个阶段一直是在与病魔的剧烈抗争中。而他走前那一天的清早，依然一如既往地向着明人，或许还有其他亲朋好友，发出了阳光般的问候。

尤局是另一个局的局长，曾是明人的老同事。明人知道他前几年退休不久就患了病，也曾去探望过他。这两年他似乎一度康复了。谁知道他竟然已届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种情状下，还每天发出真挚的问候。这段时间，明人差不多都没回他。明人心痛，还加上，一种不可抑制的深深愧悔。

这天上午忙完了公务，明人没有一点食欲，先给尤局长家人挂了电话，表示了自己对老同事的哀悼，说好一定来参加两天后的追悼会。之后，他把送来的套餐推至一边，仰面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

忽然他又拿起手机，飞快地翻看着好友的微信。他看到一则微信，那是在异国他乡的一位文友程，昵称也是程的实名。程每天都会向明人发来清晨的问候，都是以他的诗句制成的一个简单而有趣的图片。半年前，他仙逝了。是他妻子当天通过这个微信号向明人发送的消息。之后，雷打不动，他妻子仍以他的微信号，向明人及其他朋友，每天发来问候。也是用他的诗，图片似乎更美丽细腻了。文友宛若还在，有时读了，心生暖意。

此刻，在明人心里升腾起一种微光，让他从至暗时刻回返。他习惯性地接受这些祝福，却几无回复。这次，他回复了句：“谢谢啦。我们十分想念程兄。也祝嫂子快乐吉祥！”很快，回复又来了：“谢谢您。”

几乎是有睡意时，他才注意那个“谦谦君子”的微信。“谦谦君子”算是一位忘年交了，他大明人一轮。他们是在一个企业家高峰论坛上认识的。明人与他都是发言嘉宾，因此也交谈甚欢，互加了微信，坦言要多联系。这一说，只是一种心愿罢了，虽有微信这一“万能”工具，但大家公务都太忙，好友也多，微信中与这位忘年交聊过几次，毕



竟身处异地，尚无来往，交谈也就稀稀落落。倒是这位老哥每天一早会发问候，明人起初也回复过，或说谢谢，或发作揖抱拳图，以表同样心意。后来，因实在无暇顾及，就很少回了。

此时明人发现，这位仁兄已差不多半个月不发他微信了，他心里掠过一丝不祥。不会这仁兄出了什么事吧？他想到尤局长，就更无睡意了，不敢贸然向那仁兄发信息直接询问，便在脑海和微信朋友圈搜索起他们共同的朋友来。终于找到一个，也是与仁兄住一个城市的好友，急急忙忙拨了电话。那头人家也正忙着，回答也是嘎嘣脆的。明人只能直接说了：“他没问题吧，以前老发我早安的，半个多月不发了，不会……”那边就哈哈笑了起来，打断了他：“肯定是您这个大领导老不回他吧，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这老兄热情是热情，但也有一点傲气，他前两天和我喝酒时还说，他每天早上会给70个人发早安。因为他70岁了。但如果谁老不回他，他就会转头去发他人，他希望这70人都能回他，才能证明还是友情常在，互相牵挂的朋友。你一定没回他，被他除名了吧……”

手机里有一阵喧嚷的噪声，明人还是听清听懂了对方的话，拿着手机愣怔了许久。

（原载于2020年7月26日《新民晚报》）

感恩的心

女儿铭铭放学回家，脸上喜滋滋的。“拿到了？”楚勇问道。“嗯！”铭铭点了点头。楚勇和妻子顿时笑容满面，铭铭拿到了最高奖学金！“老婆，来，开瓶红酒，再炒两个菜，我们庆祝庆祝。”楚勇一说，妻子立刻高兴地响应，转身进了厨房。

这一餐吃得开心。妻子感叹：“幸亏你找了人帮忙，铭铭进了这所学校，交上好运了。”楚勇颌首：“进这学校真是高难度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急得团团转，找托无门呀。这所公立中学，录取率都低得接近五分之一了，都快打破头了。”为了铭铭，楚勇先找了堂兄，后来发现堂兄没能力，正走投无路时，去找了老同学刘彬。刘彬在教委干过，虽没打包票，但信誓旦旦地说，这事楚勇托对了人——学校校长在刘彬机关挂过一年职，这事刘彬办不成，没人能够办成。于是，楚勇满怀期待，可在录取的节骨眼上再次询问刘彬，却得知刘彬只不过是把铭铭的情况转发给了校长而已。

楚勇是有感恩之心的。在女儿最终还是获得了录取通知时，他就寻

